试论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王 冰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范围,如果没有特殊的研究范围,它就不能成其为独立的一门科学。确定研究范围,就是确定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学科研究范围的高度概括和抽象。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指人口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也就是确定人口学研究的特殊矛盾。同时,还应当确定人口学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点,以及研究方法。

一 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从不同的侧面和领域来研究自然、人口、社会相互间的关系。但是人口学的研究,则与以上的研究有所不同,它是研究人口本身的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着自己特有的研究领域。作为以人口为研究客体的科学,很自然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人口,是人口领域所特有的矛盾。因为人口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的状态之中,所以,人口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口本身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各种联系。通过对人口发展变化过程中各种联系的分析研究,寻找出人口过程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并以此作为理论根据,制订人口政策,来干预和调节现实人口行为和过程,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的要求。

由于人们观察分析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不同,所以对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众说纷纭。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家达德利·柯克认为,“人口学是对人口的数量研究”,^①这门学科专门研究人口的数量计量。人口的计量和数量上的规律性,就是人口学研究。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大部分资产阶级人口学者的意见。他们大都认为人口学就是用实验的、统计的和数学的方法,研究人类人口的数量和计量问题。实际上西方很多人口学者所谓的人口学,就是指人口统计学。也就是说他们只注重人口的量的计量和分析,而没有进行人口的质的分析。因此是不全面和不科学的,是和马克思主义人口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

这种对人口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见解,是由于对人口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者,大都把人口作为一种生物实体,把人口看成只受自然界和自然规律控制的生物个体的简单总和,就象一定区域内牛和羊的总和一样,因此他们认为人口就是一定地域内生物学上人的数量问题。按照这种看法,人口过程的运动和变化,当然只能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减少的变化过程而已。

对人口概念的这种理解,完全否定了人口的社会属性和人口质的规定性。我们知道人口和人口过程的发展变化,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社会生活条件孤立的存在和发展的,它们总是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具有社会属性。而且人口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所谓人口,就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一定区域内,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的、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体。也可以说人口就是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实现其

生命活动的人的总体。它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出发点，又是社会生产力构成要素和体现生产关系的生命实体。

人口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总体，它总是永远处在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中。因此，人口过程就是人口不断发生变化的运动过程，它总是在人口自身内在原因和外界条件的变化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动。人口学把人口过程的变动，分为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社会变动。

人口的自然变动，是指由于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而引起的人口数量的变化过程，变化的结果是人口增长、减少或静止；以及人口的性别、构成和年龄构成的变化过程。对于人口总体来说，这种变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对于个体而言，则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人类通过自然变动实现人口的世代更替，使人口不断更新。正因为人口的自然变动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属性也即人口的生物本性所必然引起的，是人口作为生物群体的自然变化，所以叫做人口的自然变动。人口自然变动，直接对人口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口的迁移变动，是指人口在空间上的位置移动，它包括改变定居地点的永久性移动，也包括临时寄居的暂时性移动。人口的迁移变动，使人口的地区分布发生变化，也使人口年龄和性别构成、人口行业和职业构成发生变化。这种变动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会使人口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但是这种迁移变动，只改变了人口的自然构成、社会构成及地区分布，并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的人口数量，所以也称为机械变动。这种变动是受地理环境和资源分布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是受社会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人口的社会变动，是指人口的社会构成的变动。所谓人口的社会构成，就是人口在社会机体中的组合情况，它包括人口的阶级构成、部门构成、职业构成、文化教育水平的构成等。也就是按照某一社会标准，将人口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民族、职业等社会人口集团。人口的社会构成，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动。即使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变，人口的社会构成也会发生变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的社会变动或迟或早总会发生。人口的社会构成变动还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口质量的变化。

人口的这三种变动，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川流不息的运动。人口学把这三种人口变动的总和，称为社会的人口过程。人口的三种变动，又包括人口质量和数量两个基本方面，它贯穿于任何时期、任何社会和任何地域的人口过程之中。同时，也表现在不同的人口构成中，既表现在人口的性别和年龄的自然构成中，也表现在人口的社会构成中。由于人口本身的特点，人口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社会变动，在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人口过程变化运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有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人口学就是研究人口过程及其变化运动规律的科学。人口学的任务就在于寻找这种运动的规律性，并用以指导现实。

人口科学体系中各个学科，都是以人口作为自己的研究客体，但是各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不同的人口学科是从客体的不同侧面进行自己的研究。为了更清楚地认识人口学的研究对象，我们有必要把人口科学体系中容易混淆的学科，加以区别。

首先应当将人口学概论、人口学原理和人口理论加以区分。这三个学科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学科，概论、原理和理论三个概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否则就会引起一些混乱。

《人口学概论》，是对人口科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定义、基本内容、基本方法、基本范围及其简略的发展历史，进行概括的论述。它既要论述研究什么，又要说明怎样进行研究，因此《人口学概论》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繁杂。

《人口学原理》，是指人口本身发展变化过程中，带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规律性的结论。它揭示了经过验证、已经被公认和确立的基本规律，它是人口科学体系的核心。

《人口理论》，是人们在总结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来的关于在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与自然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相互间本质联系的系统性知识。它揭示的复杂交错的内容，不仅有其内在的逻辑性，而且也有连贯性，是一种完整的知识体系。它是人口科学不同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指导思想。

其次，人口科学的体系包括很多学科，除了以上三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互相有所区别外，其它的学科的研究对象，也都有所不同。比如说人口学的某一部分某一侧面分离出来，发展并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如动态人口学，静态人口学，人口结构学，人口预测学，地区人口学，比较人口学等。它们研究人口过程的某一侧面，或者研究人口规律在一定领域、一定地区的特殊表现。再如，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人口学同其它科学互相渗透，形成了一些具有边缘性的人口学科，如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地理学，人口生态学，人口统计学，人口教育学等。它们又是从社会或自然的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人口现象和人口过程。它们既是人口科学的组成部分，又是其它科学的组成部分。

因此，只有认真区分人口科学体系中各个学科的特有研究领域，才能确定其不同的研究对象，才能对人口学及人口学的分支科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正因为人口科学的各个学科研究对象不同，显然它们的任务也就各不相同。确定各门人口学科的研究对象及其任务，是人口学科的首要任务。

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人口学研究对象的特征。观察分析这些特征，实际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分析人口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我们对人口学研究对象的全面了解。

首先，人口发展变化的过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人口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以人口的自然属性为前提。必须有人的生命实体及其世代更替，才有人口的发展变化过程，才有人类社会。人口过程中的年龄性别构成、出生死亡的变化，是人口过程的基础内容，它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发生运动变化的，不论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怎样限制这种运动，都不可能取消它。所以，不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下，不论是否对人口过程进行控制，都会有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和人口的出生死亡等，都有人口自身的运动变化。人口过程中的这种基本运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人口过程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是复杂的，它们互相交叉，而又不可分离。人口过程的自身变化和运动，要和各种因素发生关系，这些因素有自然的，有社会的，也有经济等其它方面的，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人口过程。在人口过程中，这些因素的作用是复杂交错的，它们互相交叉又不可分离。如经济和人口的关系。经济是人和人口运动变化的物质基础；同样，人口是经济的主体和实体，经济活动是人从事的，经济是人创造的。它们是有着密切的联系。

再一点，人口过程变化的周期长，而且具有惯性。由于人口本身的变动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所以人口过程的运动和变化，也就必然时间较长。这种人口过程的运动和变化，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会产生连锁反映。这一周期的起点，是上一个周期的结果。某一个时期如果出生率高，经过一个周期，会出现更高的出生率。同时，人口过程的变化和运动还具有惯性的特点，不可能在运动中立即停下来，要使人口突然增加和减少，都是不可能的。只有经过一个缓冲阶段，才能达到人口的静止状态。人口过程的变化，只有经过几十年的周期，才能显示出来。所以人口过程中的某些倾向，是较长时期形成的，短时期不可能马上调整过来。

因此，干预和调节人口过程，不仅要慎重，而且要有科学的预见性。

二 人口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

人口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人口又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显而易见，人口的二重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很自然就是人口学研究对象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它也制约着人口学的性质。因此，研究人口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可以使我们加深对人口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既是生物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的二重属性，就决定了人口的二重属性。所以，人口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

人的自然属性，就是人的生物特性，或者说生物生存繁衍的本性或本能。人口作为一种生物群体，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之间有共性。人都有生、老、病、死等生命过程，有性别、年龄等自然构成；有食欲、性欲、新陈代谢、种族繁衍、遗传、变异等生理机能；也需要一定的自然环境，需要阳光、水份和空气等自然条件。在人类社会初期，原始人群刚刚脱离动物界，他们的生存和繁殖与其他动物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还是自然属性起主宰作用。

正是由于人口自然属性的作用，人口才得以生存和发展，也才有人类社会。如果没有自然属性或完全限制人口的自然属性，人口就无法生存和繁衍，也就不存在着人类社会。人口的自然属性，制约和影响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基本变化，是人口生存发展的生物基础；它制约和影响人口的生命活动，是人口生存发展的自然前提。人口自然属性的存在，是一种永恒的现象。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过程，必须遵循这个客观规律，否则就会影响人口的延续和更替。

人口的社会属性，是指人生活在上，是社会的存在物，具有社会性。“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②他们“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人们来往”。^③也就是说，一切人口行为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受着一定的经济条件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意识、道德规范、婚姻家庭观念及生育动机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人口过程要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人口的社会属性，标志着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以，人口的社会属性，是人口的本质属性。

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者，尤其是早期的人口学者，往往把人口看作生物的人，只承认人口的自然属性，否认人口的社会属性，把动物界的某些规律搬来分析人口和人口过程，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同样，否认人口的自然属性，片面夸大人口的社会属性，认为人口的社会属性是决定一切的，万能的，这也是错误的。这是左倾教条主义在人口学领域里的表现。人口自然属性的作用，是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干预，而受到影响和限制。但是这并没有消除人口的自然属性，只能将其作用限制在一定限度内。否认人口的自然属性，也就是否认了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也就表明此论者背离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陷进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因此，人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实体，人口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人口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的特征，否定任何一个方面的特征，人口的概念和含义就会发生变化。

人口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人口特征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可以说，作为个人的出生和死亡，是一种生物现象。但是作为人口总体普遍过程的出生和死亡现象，则是受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同时既是生物现象也是

社会现象。再如，母亲怀孕、胎儿发育和出生，这是一种生理现象，因此是一种生物或自然现象。但是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现象。通过情感的纽带，已经把胎儿婴儿与周围的人们联系起来。胎儿婴儿此时不仅受到别人对自己的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改变了父母及其有关人们的行为和习惯。因此，满足了互相的需要。

另一方面，人口的生物属性是人口发展变化得以实现的基础和手段，但是人口发展变化的目的和强度，则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人类肌体的发展，首先是由生物遗传因素决定的，但是人类的活动，却是由社会的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妇女生育子女的能力，与她本身的生理机能、生物遗传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有关，但是当代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地理、民族等方面的差异对妇女生育能力差别的影响并不太大。可是妇女生育能力的实现程度，却是大不一样。也就是说这时人的生物本性即人的生育能力并没有变化，但生育子女的数量差别很大，这就是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所造成的。这也是人口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作用的统一。再如死亡，死亡是生命的消逝，这是一种生物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本质属性的一种表现。这种社会性表现在社会条件对死亡率的影响问题上，比如社会提供的生活水平、劳动强度和福利水平，以及医疗、保健、卫生等状况都对死亡率的水平有影响。人不可能避免死亡这个生物过程，但是人的寿命却不同，人口的寿命水平明显地反映了社会条件的作用。

人口的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物质基础，社会属性给自然属性以重大影响，而人口的自然属性又往往通过人口的社会属性表现出来。因而，在分析认识人口学的研究对象时，要从人口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中去研究人口及其运动规律，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

三 人口学的性质和研究方法

由于人口学研究的对象——人口，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而且它还具有质和量的统一，这两种统一贯穿于人口过程的始终。但是从人口的本质特征方面来讲，人口过程是社会过程，而不是生物过程，所以这就决定了人口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它又与一般的社会科学有一些区别，它的研究对象又具有自然属性和质量的特性，因而人口学也要把研究对象的这两种特性放在统一体中进行研究，作为社会科学进行总结。由此可以看出人口学又溶合了某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具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因此，人口学是一门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边缘社会科学。

既然人口学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人口学的性质就决定了人口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它们也是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指导原则。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运用于人口学中，就产生了人口学的一些具体研究方式和方法。

在论述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首先对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和人口问题的研究方法加以区别。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和人口问题的研究方法，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它们的性质和目的都是不同的。人口学的研究方法，是这门学科理论的研究方法。人口学要通过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得出人口本身发展变化过程中各种联系的运动变化规律性，来说明人口学系统的理论体系和结构。而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的研究方法，不是指一个学科理论的研究方法，而是为了认识客观的人口现象，通过对人口状况数据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对比，从中发现人口现象人口状况存在什么问题，它的发展趋势如何，会引起什么后果，以便以此为根据，采取对策来解决存在的人口问题。这种研究方法的目的是，并不是要找出理论上的系统规律性，而是

找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很灵活，既可能是某些方面的，也可能是综合的，究竟采用什么方法完全可以由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进行选择。

目前，有人把以上两种研究方法互相混淆，往往把人口问题的研究方法，当作人口学的研究方法，或把描述人口现象的方法也当作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否定了这些研究方法的区别，造成了研究方法的某些混乱。

人口学的研究目的，是要找出人口过程中各种关系变化的内在本质联系，也就是在于揭示人口过程本身的规律性。而人口过程中各种因素的运动，又大量反映在各种因素的现象和数量变化之中。因此，要揭示人口学中人口过程本身的规律性，就必须收集大量的人口现象和人口数据，占有大量详细丰富的材料。

在人口现象和人口数量变化数据的收集整理过程中，就要运用人口统计学、人口调查、数理统计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数学方法和其它一些研究手段。现代这些方法越来越完善、丰富、和精确，在国际上日益普遍采用。但是，这些方法只能阐明人口现象的状态变动和数量关系，只是人口学取得原始资料、整理分析原始资料的手段，并不能完全代替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全部内容。如果这些方法能完全代替人口学的研究方法，那就会改变人口学的内容和性质，使其成为人口学体系中的其它学科。因而，认为人口学研究方法就是数理方法和统计调查方法，就有失偏颇。

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和科学的抽象。从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作为出发点，把经过整理的人口现象和人口数据，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分析研究，从中找出人口过程中矛盾运动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来。使各种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得带普遍性的科学结论。然后再经过客观人口运动过程的检验。经过反复研究，由浅到深、由低级到高级、由现象到本质，使这些规律成为普遍的理论结论。

这种科学的抽象方法，在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经过这种方法的处理，原始材料就不能上升为规律性的结论，充其量成为描述人口学，或只能成为人口问题研究的素材。人口学的这种科学的抽象方法，能从人口现象和人口数据中，发现人口过程的本质联系，明了产生这种本质联系的原因，得出科学的理论结论。这些人口现象和数据变化以外的问题，是数学方法和统计调查方法所无力完成的。因为从学科意义上来讲，数学和统计调查方法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此，它只需要说明人口在量上是怎样运动变化的，不能也不必回答人口运动过程中各种联系的原因问题，也就是说它不回答人口为什么会发生各种运动的问题。

当然在人口学研究中，也还要运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综合分析的方法等。在涉及到人口自然属性和质量问题时，还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以及前面提到的数学方法和统计调查方法的运用过程，并不是学科意义上的人口学整个研究过程，并不等于人口学的全部内容。这些方法对于其它某些人口学科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只有当它们为人口学准备原始资料来反映和说明人口过程运动变化的本质联系时，人口学才接受它们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加以适当说明和论证。

注释：

① (美)《统计学国际百科全书》，第1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页。